

面孔

斯特拉斯福小镇

◆ 何伟康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艺术大师威廉·莎士比亚诞生在英国中部艾玛河畔的斯特拉斯福小镇, 迢迢万里来到英国, 领略了索斯伯里巨石阵的神秘, 温莎古城堡的宏伟, 湖区田园风光的秀丽, 但给我留下最深刻记忆的还是斯特拉斯福小镇。

斯特拉斯福镇人口不到2万, 年游客达150万人次。在小镇入口处的广场上, 绿草茵茵, 姹紫嫣红。巍巍地矗立着一尊莎士比亚的青铜雕像, 在上圆下方的花岗岩基座上, 莎翁神态安详地坐在椅子上。我怔怔地站在雕像前, 看着莎翁身披风衣, 前额秃发, 浓眉大眼, 蓄着美人须, 深邃的目光正凝神思考。右手攥着一支笔放在右腿上, 左手拿着一个剧本, 搁在椅背上, 仿佛向世人昭示, 一部新的作品即将诞生。周围的四尊纪念雕像都是作品中的人物: 哈姆雷特及小丑, 憨态可掬。旁边是别致的小镇码头, 在湛蓝的天空映衬下, 水面清澈见底。两旁的垂杨柳, 繁茂的枝条像瀑布向下倾泻, 微风一吹, 枝条在水

中勾起层层涟漪; 一群白天鹅正在嬉水追逐, 游人荡起双桨小舟缓缓驶来。偶尔有鸽子从天空翔下, 大大方方地停留在游人的肩上, 呈现出恬静和谐的气氛。走进小镇, 映入眼帘的是具有英国元素的红色电话亭, 整个小镇没有鳞次栉比的高楼, 到处是古朴典雅的建筑。漫步街道, 几乎每家的阳台、窗台乃至路灯杆上, 都悬挂着绚丽的花篮。镇上有许多装饰考究的咖啡馆和酒吧, 门前都设有一排排露天的茶座, 鲜花簇拥, 男男女女手持杯盏, 或自品独酌, 或邀友侃饮, 一切都显得那么的滋润而悠然。

我怀着虔诚的心情, 一睹文豪出生、成长、生活和最后安息的地方。故居坐落在小镇的亨利街, 它是一幢典型的都铎式风格两层木制小楼(上图), 坐北朝南, 临街而建, 古意盎然。房屋的门楼上挂着一块铁牌, 上面标明它的建筑时间是1531年, 莎士比亚1564年就出生在此。走进故居, 门旁的木桌上放了一本签名册, 翻开一看, 签满了不同的文字, 表达的都是敬意。底

层是客厅和厨房, 壁炉中的炉火每天依然燃烧着, 餐桌上还摆着面包、牛排和刀叉, 好像主人至今仍生活在这里一样。楼上是主人的卧室和书房, 卧室里陈列着摇篮和老式家具; 书房里有莎翁的蜡像, 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伟大作品, 就是在这间书房里完成的。

莎士比亚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 幼年时, 常有剧团前来小镇演出, 培育了他对戏剧的爱好。21岁时离镇去伦敦, 先在剧院打杂, 后当一名演员, 进而改编和编写剧本。他三十而立, 写了一个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 上演后蜚声剧坛。在整整52年的生涯中, 他为世人留下了37个剧本, 一卷14行诗和两部叙事长诗。作品从不同角度深刻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 人文主义者冲破封建势力束缚的努力, 塑造了一系列世界文学史上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正如一位诗人所说的那样: 莎翁不仅属于一个时代, 而且属于所有世纪; 不仅属于英国, 而且属于全世界。斯特拉斯福小镇, 不愧是一个“仰之弥高, 瞻之弥远”的小镇。



心得

多伦多机场折腾记

◆ 吕怡然

赶巧了, 年末岁尾我们兄妹四人正好都在美国, 于是便计划进行一次异国他乡的历史性聚会; 赶巧了, 正好这天开始进入美国的“春运”, 于是便不经意间和忙着回乡过圣诞的老外挤在一块了; 更赶巧了, 我们一家三口从多伦多飞赴亚特兰大时, 破天荒地遇上了航空公司的机票超售, 于是便有了这番莫名其妙的折腾。

这天早就赶到多伦多皮尔逊机场, 一见那排队阵势就知道今天“爆棚”了。办登机手续花费了近一个小时, 虽被语焉不详地告知, 这个航班超售了, 但仍拿到了登机牌。接着按部就班地排队入境(美国的人境手续在加拿大这边办理), 排队安检, 及至坐在候机厅里, 已是整整两小时之后了。

眼见逼近登机时刻, 突然响起的广播声让我们猝不及防: 本航班机票超售, 乘客超员, 请一部分没有座位的乘客改乘下一个航班。此时仔细一看, 我们三人中只有女儿一张登机牌上标注着座位号, 而我和太太竟都属于无座一族! 要飞当然一块飞, 总不能女儿先飞, 把老爸老妈留下! 无奈只好主动改签, 毫不犹豫选择2小时后的那班。不过, 这就需要改乘另一个航空公司的飞机, 而且还要转换另一个航站楼。

有啥办法呢? 要是不转移, 原地等待, 就要再等6小时。岂不太难熬, 谁愿意? 只好被迫转移了!

孰料, 麻烦就此开始。随着机场人员导引的方向, 我们经过一条长长的通道, 匆匆往前走, 以为不远处就可以到达另一个出发处。走到尽头, 一抬头, 啊, 怎么到了加拿大的人境处, 到了边检官员的窗口前? 哎呀, 我们被当做刚飞抵的国际旅客, 要重新填写入境卡、核验签证。晕! 更晕的是, 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再次排队进入美国边境, 再次接受安检!

真是火冒三丈, 却又束手无策! 早知, 一开始听说机票超售时, 就该多生一根筋, 多长一个心眼, 多问几个“为什么”、“怎么样”, 发现不靠谱就干脆直接改签下一个航班, 那就无须遭受“二茬罪”了! 气恼的是, 为我们办票的那个加航女子根本就未说清楚讲明白, 简直就是在忽悠人嘛!

无可奈何, 走投无路, 即便一百个不情愿, 也不得不乖乖就范: 乘坐机场轨交, 从2号航站楼被运送到3号航站楼; 再次被美国边检官员要求按十指, 查验指纹, 被拍摄人头像, 验明正身; 再次排在长龙之尾, 缓慢地朝前移动, 宽衣解带脱鞋, 被令打开手提箱抽检……又花去了整整两小时, 方得

来到另一个候机大厅。此时已筋疲力尽, 灰头土脸, 无端耗费了宝贵光阴, 原本还计划下午抵达亚特兰大后, 去观看一场圣诞晚会呢, 这下全泡汤了, 还害苦了在那边接机的小弟夫妇。

万家灯火时分, 终于飞抵亚特兰大。当我们以最快速度找回搭乘前一个航班先行抵达的托运行李时, 与我们一起饱受折腾的几个乘客, 还在为行李箱的不知所踪而愁肠百结!



▲ 圣马力诺小巷 屠春怡 摄

风情

在澳大利亚送礼

◆ 吴颖

生活在异国他乡, 难免要与当地人打交道, 入乡随俗是一门学问, 送礼和收礼都是不可避免的。给澳大利亚人送礼, 有个大前提, 就是不要送过于贵重的礼物。如果你是一个学生或者靠薪水生活的普通人, 量力而出就够了, 关键在于一个心意。

澳大利亚人都会很会挑选、制作和赠送礼物, 这源于他们从小接受的贴近生活的务实教育。他们从幼儿园开始, 就在老师帮助下做手工, 常常利用废物废料, 制作作用不了几个钱, 但非常有创意的小礼品。每逢母亲节、圣诞节、复活节, 孩子们都会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 捣鼓些稚气的、应景的小物件带回家送给父母。所以说, 如果你有一双巧手, 能够化腐朽为神奇, 那么, 花很少的原料费、手工制作一件礼

物, 比如织围巾、手套, 一定能博得他人的喝彩。“礼轻情意重”这句中国老话, 在澳大利亚人那里也是行得通的。

中国还有句老话, 叫做礼多人不怪。可在澳大利亚, 有的礼就送不得。我们在澳大利亚经营公司的这几年来, 没有请政府官员吃过一顿饭, 送过一次礼。

记得女儿刚上幼儿园的那个圣诞节, 我向邻居请教, 是否出于尊师重道的礼节, 给老师送份象征性的小礼物, 比如一束鲜花什么的。邻居撇撇嘴说, 不用, 这样有讨好老师的嫌疑, 不好的。可是我细心观察, 发现还是有家长不避嫌地在给老师送礼, 但真的都是薄礼而已, 往往就是一块在超市里就能买到的物美价廉的巧克力等等, 不会让人有不好的联想。



▲ 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墓碑

履迹

在这里, 认识永恒

◆ 陆海光

途经莫斯科时, 朋友建议我一定去看看新圣女公墓。走进公墓, 果然感到震撼! 这里没有阴森恐怖, 也不仅仅是肃穆和宁静, 绿树掩映中, 到处是一尊尊极富创意的雕塑, 雕塑下是不断有人敬献的花环和鲜花, 整个公墓像公园, 更像展示俄罗斯雕塑家艺术才华的殿堂。能够把公墓文化做到如此极致, 大概要数新圣女公墓了。

新圣女公墓里安葬着2.6万个俄罗斯各个历史时期的名人, 其中不乏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二战英雄, 这里的墓地雕塑都极具创意和独具匠心——苏联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索比诺夫去世后, 女雕塑家穆希娜对他墓碑的设计倾注了匠心: 她用石材雕刻出

一只硕大的死后白天鹅, 这只美丽的天鹅是索比诺夫灵魂的化身。谁看了都会为之震撼。

奥斯特洛夫斯基, 写作那本著名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墓碑上方是奥斯特洛夫斯基饱受疾病折磨, 微微仰起的身躯; 他的双眸茫然, 仿佛投向远方; 他的一只手握拳有力地压在一叠叠书稿上, 墓碑前的褐色大理石块上雕刻着伴随他大半辈子的军帽和军刀。

19世纪末俄罗斯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死于肺结核, 去世时只有44岁。契诃夫的墓碑是一尊具有俄罗斯乡村民居特色的小尖顶屋。小尖顶屋的白色墙面上有4个小凹点, 看上去像脚印。

据导游介绍, 那是象征契诃夫自我解剖有4个缺点。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曾影响过中国的一代青年。卓娅、舒拉和书的作者, 也就是两位英雄的母亲, 如今和二战中牺牲的将军元帅们都葬在了新圣女公墓。卓娅雕像的人物表情和飘动的衣服有一种飞天的动感。

新圣女公墓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6世纪, 原先这里只是一处教会上层人物和贵族的安息之地, 到19世纪, 渐渐成为俄罗斯各界名流的最后归宿地。20世纪30年代, 原来安葬在教堂里的一些文化名人都被迁移到了这里。

在迁移俄罗斯著名作家果戈理的墓地时, 还被世人发现了一个

惊人的秘密: 当打开果戈理的棺椁时, 人们惊讶地发现, 居然没有果戈理的头颅。后来查明, 是著名戏剧家巴赫鲁申所为。原来, 巴赫鲁申对果戈理崇拜至极, 在葬礼举行后不久, 他买通了守墓人, 将果戈理的头颅取出, 珍藏在家中。人们知道事实真相后, 巴赫鲁申迫于压力只得将果戈理的头颅交出。但果戈理的家人在将果戈理的头颅运往他生前最喜欢的意大利途中再次失踪。如今, 埋在新圣女公墓里的仍是一个没有头骨的文学大师。让果戈理可以欣慰的是, 他的墓地邻居是契诃夫。

能够葬入新圣女公墓, 对俄罗斯人来说, 意味着被民族盖棺论定为对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精英。那是一种至尊。许多富有的俄罗斯新贵, 企图以捐助巨款的方式, 让自己在公墓里也能占据一席之地, 但这种企图遭到了国民的强烈反对, 因为俄罗斯人不允许金钱玷污圣地。